

# 滕近輝牧師對華人神學教育的理念

周永健

中國神學研究院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 一 引言：滕近輝牧師與神學教育

滕近輝牧師事奉的領域廣闊，參與的事工多元化，包括堂會牧養、神學教育、文字出版、差傳事工等。他表示自己的事奉是四重事奉（fourfold ministry），就是：牧會、神學教育、講道、寫作。<sup>1</sup> 在他一生事奉的年月裏，神學教育在他的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他推動神學教育，參與神學院的事工，不遺餘力，作出深遠的貢獻。

滕牧師是華人教會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在西方接受並完成神學教育的極少數人中的一位。他於1947至1950年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神學院修讀神學，學成後到香港開始事奉。他的神學訓練擴闊了他的視野和胸襟，塑造了他事奉的觀念，使他日後對神學教育的運作和發展，既能吸取西方優良的傳統，亦能針對華人教會的處境。

---

<sup>1</sup> 鄭炳釗：〈滕近輝牧師事奉觀念的分析〉，余達心、馮蔭坤編：《事奉的人生》（香港：宣道，1982），頁345。

滕牧師參與神學教育的年日悠久，並且涉及的院校眾多。他曾在七所神學院任教，按着年月次序分別是：廣州聖經學院、建道神學院、伯特利神學院、中國神學研究院、紐約乃役學院暨宣道會神學院華文部、牧職神學院，和廿一世紀歸正神學院；地區不限於香港，亦在美國及印尼。除了教學外，滕牧師曾擔任建道神學院院長、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及乃役學院暨宣道會神學院華文部主任，負起領導的責任。<sup>2</sup> 筆者與滕牧師在神學院共事多年，現嘗試從他的言談，以及他曾發表的文章和寫作，搜索有關他論及神學教育的資料，整理他對神學教育的理念，作為他留下給華人教會一份寶貴的產業。

## 二 神學教育的目標與使命

### （一）神學教育的目標

神學教育以不同的方式出現，神學院屬於正規的神學教育。神學教育為何存在？神學院為誰而設？這是最基本的問題。

滕牧師明確地說：「神學教育的目的，就是造就合神使用的僕人。」<sup>3</sup> 「神學教育」是教育事工，從事培育訓練的工作；「合神使用」是指在神的教會中服侍，合乎主用；作「僕人」是作傳道人。因此，神學教育就是為教會培養教會所需的傳道人。滕牧師指出神學院的重要性，他說：「神學院是教牧人員的訓練所，而教牧人員是眾教會的帶領人物。」<sup>4</sup> 這是神學教育的目標。

### （二）神學教育的使命

中國神學研究院（下簡稱「中神」）於1975年在香港創校。在開學典禮中，滕牧師以院長身分致詞，把中神追求的目標簡要地闡明：（1）堅固學生對聖經的信仰，（2）栽培學生的靈性，（3）發展學生的恩賜，

---

<sup>2</sup> 滕近輝：《都是恩典——滕近輝回憶錄》（香港：宣道，2009），頁155～164；《恩典懷清輝——滕近輝牧師紀念特刊》（香港，2014年1月），頁11～15。

<sup>3</sup> 《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香港：證道，1973），頁11。1972年1月10至13日，在香港舉行第一屆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滕近輝牧師擔任開會禮講道，講題是「神學教育的目標——訓練合神使用的工人」。

<sup>4</sup> 滕近輝：〈教會影響神學院抑神學院影響教會？〉，《院長的話》（香港：中神，1977），頁13。

(4) 使學生得着屬靈的知識並有關的知識。<sup>5</sup> 這四方面不僅是某一所神學院特有的目標，也適用於一般的神學院。神學教育的目標成了神學院培訓的使命。當年滕牧師希望中神能為中國的教會造就四種人才：教牧人才、專門人才、宣教事工人才、神學教育人才。<sup>6</sup> 不同神學院可能有不同的訓練重點，但這四種包含了教會整全的事工所需的人才，也是滕牧師對教會發展聖工的期望。

### 三 神學教育與教會的關係

#### (一) 神學教育與教會的互動關係

神學教育的目標與使命，指向了神學院與教會的關係，在於神學院的畢業生，成了教會的帶領者，可見兩者關係密切，息息相關。

滕牧師指出神學院與教會的互動關係，互相影響。一直以來，神學院與教會存在着一種張力。從教會角度來看，認為神學院普遍偏向重視學術，課程不夠實用，亦忽略學生靈性的栽培，有如閉門造車，因此經常聽見的批評，是神學院訓練出來的畢業生不合教會所用。從神學院角度來看，認為教會墨守成規，拘泥傳統，固步自封，需要訓練一批高瞻遠矚的傳道人，為教會帶來改革復興。兩者的觀點都正確，並非互相排斥；教會對神學院有所要求是合理的，神學院的教育理想是崇高的，問題是如何結合雙方的路向。

滕牧師看見關鍵的所在，他的大前題是「在教會與神學院之間有交互的作用」。<sup>7</sup> 他認為教會應該影響神學院，但神學院也應該影響教會的路線和動向。他用商業市場作比喻。市場的需求決定了工業與和農業的生產路線；同樣，教會的需要及對傳道人的要求，決定神學教育所培植人才的形態。從這方面來說，教會影響神學院。另一方面，生產商可以設計新的貨品引入市場，創造新的需求趨勢，創造新的口味；同樣，神學院應找出教會應走的路線和發展原則，以此培育新一代的傳道人，帶領教會走正確的路線。從這樣看，神學院也影響教會。

<sup>5</sup> 滕近輝：〈我們的目標〉，《院長的話》，頁9。

<sup>6</sup> 滕近輝：〈我們的目標〉，頁9。

<sup>7</sup> 滕近輝：〈教會影響神學院抑神學院影響教會？〉，頁13。

滕牧師闡釋神學院與教會的關係，平衡中肯，言人之不敢言，滿有啟發性。他既有現實的關注，亦有超越的理想。如果神學院畢業生不合教會所用，他說這是盲目生產，導致製品滯銷，註定失敗。因此他說神學院「應該按照一般教會的實際需要，造就出來一班有實際工作能力，擔得起教會聖工的責任，在靈性上又能帶領會友的傳道人」。<sup>8</sup> 神學院應聆聽滕牧師的忠告。不過，滕牧師對教會也有勸勉的話，他認為「不管教會現有的傾向與傳統習慣是甚麼，神學院可以根據聖經真理來批判它，糾正它，作出有屬靈創造性的改進。」<sup>9</sup> 這是強而有力的勸諫，但願教會能虛心接受。筆者相信滕牧師的神學教育理念，包含了神學教育應有的「祭司」與「先知」雙重性質。

## （二）神學教育是戰略性的屬靈投資

神學教育既然如此重要，神學院與教會既然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教會應如何支持神學教育呢？這是滕牧師在神學教育的另一關注。他引用前人的一句話說：「誰能掌握今日的神學教育，誰就能掌握明日的教會。」<sup>10</sup> 我們不知道這句話的源頭，但筆者相信這可能就是滕牧師的話。他以投資作比喻，呼籲教會和信徒支持神學教育，指出這是屬靈的投資。一個善於投資的人，必然關心他的投資是否最有價值和最有作用；同樣，一個樂於奉獻的信徒，也應該問同樣的問題。神學教育是戰略性的事工，對教會前途影響深遠，為神學教育奉獻也就是戰略性的投資。滕牧師的願望和祈禱是：「但願有更多基督徒了解神學教育的戰略性，願意為了教會的前途而奉獻金錢作屬靈的投資。」<sup>11</sup>

## 四 華人神學教育的發展路向

### （一）神學教育本色化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本色化」是華人神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熱門

<sup>8</sup> 滕近輝：〈教會影響神學院抑神學院影響教會？〉，頁13。

<sup>9</sup> 滕近輝：〈教會影響神學院抑神學院影響教會？〉，頁13。

<sup>10</sup> 滕近輝：〈戰略性的屬靈投資〉，《院長的話》，頁31。

<sup>11</sup> 滕近輝：〈戰略性的屬靈投資〉，頁31。

課題。滕牧師對「本色化」有很審慎的觀點，<sup>12</sup>但他對華人神學教育走上本色化的方向是肯定和支持的。他在西方接受神學教育，當然明白華人神學教育本色化的重要性及所面對的困難。

七十年代，滕牧師觀察華人神學教育有四個可喜的現象。<sup>13</sup>第一、西差會所創辦的神學院，陸續交由華人主持院務，他自己就接任了建道神學院院長；第二、華人教會增加了對神學教育經費的奉獻，甚至當時在香港，十一所神學院中有三所是完全由華人支持的；第三、大專畢業生獻身全時間事奉的人也在增加之中；第四、神學院的華人師資正在提高之中，在國外學成的青年學者陸續返港事奉。

本色化是漫長的路，滕牧師的觀察表示他已看見華人神學教育本色化的起步，就是神學院由華人領導和管理，由華人教師擔任教學，並且經費由華人信徒和教會奉獻支持。華人神學教育在本色化過程中，踏出了第一步，而華人教會在追求本色化過程中，亦取得初步的成果。滕牧師提出兩件明顯的事：華人教會在建造禮拜堂方面有本色化的傾向，流露中國建築的特色，並且以中國調編寫聖詩的作品，收納在《普天頌讚》裏。<sup>14</sup>不過本色化的神學教學涉及課程設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本色神學等重要課題，仍需不斷努力追求。

## （二）大學畢業生獻身運動

滕牧師留意愈來愈多大學畢業生回應神的呼召，獻身全職事奉作傳道人。他稱這個現象是「現代華人大學生獻身運動」。<sup>15</sup>他以此題撰文，但用了一個問號，不是疑惑，而是表示當時這運動已在進行中。他回顧教會歷史中，在美國出現的「學生宣教獻身運動」（Student Volunteer

---

<sup>12</sup> 滕近輝：〈本色化的限制〉，《一份禮物——給事奉的人》（香港：中神，1989），頁106～110。滕牧師指出起先自由信仰圈子講論本色化問題，促成了普救主義的普遍化發展，及推動宗教對話兩個明顯的結果。他關心福音信仰的圈子面對本色化，除了有正確的理論外，必須正視本色化帶來的現實限制。他列舉了七方面的限制：競爭性、對立性、分裂性、歷史性、區域性、時間性、普世性，有些是暫時性，但有些可能是長久性的。滕牧師的立場是這些限制值得我們去研究和突破，華人教會若走本色化的路，必須克服有關的限制。

<sup>13</sup> 滕近輝：〈四種可喜的現象〉，《院長的話》，頁21。

<sup>14</sup> 滕近輝：〈本色化的限制〉，頁107。

<sup>15</sup> 滕近輝：〈現代華人大學生獻身運動？〉，《院長的話》，頁39。

Movement)，神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興起了數千名大學畢業生，往世界各地宣教，影響深遠。滕牧師祈願這現象也發生在華人的教會中，他仰天問主：「主啊，甚麼時候華人大學生中間才會有廣泛的獻身運動出現？」<sup>16</sup> 四十年後的今天，滕牧師的禱告已蒙應允，他目睹大學畢業生投身傳道聖工，必感欣慰滿足。

大學畢業生獻身傳道，對神學教育特具意義和挑戰。一直以來，華人神學教育以聖經學院的方式進行，錄取中學畢業生，入讀四年本科課程，相等於大專的水平。隨着信徒教育水平提高，大學教育普及，神學教育與時並進，設立為大學畢業生的神學課程成為當務之急。滕牧師本人經歷了大學畢業後的神學訓練，因此當中國神學研究院成立時，對象是大學畢業生，便得到他的認同，肯定華人教會需要研究院水平的神學院。這是華人神學教育向前跨進的一大步，自然引起一些合理的關注和疑問，例如：日後教會是否會出現兩種級別的傳道人：聖經學院畢業的和神學研究院畢業的？滕牧師預見這類的問題，明白有人會擔心：那些在大學畢業以後讀神學的人，恐怕會有驕傲的心理，在選擇工場的時候，非高位不就，非高薪不取，不肯為主做開荒工作，不肯到遠方落後地方宣教。因此，他撰文回應這類問題，釋除疑慮。<sup>17</sup> 他指出歷史上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成為神所使用的器皿，如英國的「劍橋七傑」，為福音付出代價。受過大學教育是特權，特權帶來責任，去謀求更有效的服侍。他以「在特權下戰兢」勉勵獻身的大學畢業生，要完全順服主的引導，不必計較地位高低和待遇多少，要相信主必供應。八十年代後，許多聖經學院相繼開辦碩士課程，提升至研究院的水平。滕牧師走在時代的前端，看見了教會的需要，及神學教育發展的路向。不過，他沒有忽視本科的神學課程。當問及蒙召者是否必須讀完大學才進入神學院，他回答說：「全職事奉不一定需要大學教育，但是在今天的社會情況中，如果神為一個人預備了讀大學的機會，他最好加以利用，充實自己，然後入神學院。」<sup>18</sup> 這是滕牧師滿有智慧的忠告。

<sup>16</sup> 滕近輝：〈現代華人大學生獻身運動？〉，頁39。

<sup>17</sup> 滕近輝：〈在特權下戰兢〉，《院長的話》，頁19。

<sup>18</sup> 鄭炳釗：〈滕近輝牧師事奉觀念的分析〉，《事奉的人生》，頁342。

### （三）神學教育多元化

滕牧師對神學教育的另一個理想，就是神學教育多元化，意思是神學院要為教會培育多為方面的人材。過去聖經學院的課程以神學為主，亦有開設基督教教育，畢業生除了在堂會牧養外，亦投身福音機構，從事不同的事工，如宣教、兒童事工、青年事工、學生福音工作、福音廣播等。在中國神學研究院開學禮中，滕牧師提及要為華人教會造就不同的人才，包括教牧、宣教、神學、專門人才。<sup>19</sup> 在他院長的任期內，中國神學研究院先後開設神學碩士、道學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基督教研究文憑等科系，課程除了一般的聖經、神學、歷史、實踐科目外，亦增設了輔導及差傳，更創辦「基層福音工作者神學訓練課程」。我知道在滕牧師的心中，還想開辦文字工作者的訓練課程，只是限於人手和資源的缺乏，未能實現。

多元化神學訓練固然源於教會事工的需要，但滕牧師亦有他神學教育的理念，就是他重視「專才」的訓練。在專業界裏，都存在「通才」和「專才」，例如醫學界有普通科和專科的醫生，法律界有一般事務的律師及負責訴訟的律師。同樣，滕牧師看見華人教會極其需要專才，甚至認為通才時代已經漸漸過去。他並非對通才教育有意見，而他所說的「通才」，是指沒有受過專門訓練，卻自以為可以通辦一切：辦神學院、主持文字工作、作牧師、當校長、負責差傳事工，就像俗語所說的「一腳踢」，或者是百般武藝樣樣精通。教會現今面對專才的時代，當教會踏進專才時代，多類事工就會提高水準，發揮更大果效。他舉例說明：牧師在講道之外，還要了解教會增長、輔導、行政；差會的負責人應深入認識宣教歷史、理論和實踐；神學院教師要學有專長。<sup>20</sup> 面對專才的需求，滕牧師預期多元化神學教育的重要性愈來愈大，高水準的神學教育路線也愈來愈需要重新考慮和訂定。

<sup>19</sup> 滕近輝：〈我們的目標〉，頁9。

<sup>20</sup> 滕近輝：〈望洋興歌——華人教會的創作時代和專才時代〉，《院長的話》，頁27。

## 五 神學教育的素質

### （一）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

華人教會有優良的屬靈傳統，篤信聖經的真理、聖潔的生活、靈性的追求、敬虔的生命、傳福音的熱切。不過，在強調靈命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屬靈觀，傾向把事物兩分化，就是「屬靈」和「屬世」的分別。舉凡與神有關的，如讀聖經、祈禱、奉獻財物、恩賜、傳福音、參與教會事工等，都是屬靈的；與神好像沒有直接關係的，如職業、才幹、金錢、方法、娛樂等，都是屬世的。這種二分的屬靈觀曾經影響了不少信徒，注重個人的生命和熱心教會事工，卻忽略了社會關懷和責任。

華人神學教育受這樣的屬靈氣質薰陶，培育了許許多多忠心、愛主、敬畏神的傳道人，但亦受了抗衡「世俗」的影響，對知識學問存有介心。神學院的靈性栽培備受重視，遠勝於知識的裝備。為人所樂道的經文是：「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林前八1）當神學水平提升，容易察覺的是學術水平的提升，師資提高，學生入學的資格提高，畢業拿到更高的學位，這一切都引起華人教會的憂慮，是否神學教育重視學術而低貶靈性呢？這些的關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

### （二）全人的神學教育

回答這些問題，滕牧師的信念是學術與靈性不是對立，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並且必須並存。他認同追求學術卓越的目標，相信學術和靈性是可以結合的。他勉勵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師生，「中神」的神學教育理念兼顧學術與靈性，只許成功，不許失敗。<sup>21</sup>他倡議全人的神學教育，他的神學基礎是整全性的福音：信仰是全人的，救恩是全人的，因此神學教育也是全人的。「全人」包括了靈性生活、理智生活、感情生活、身體生活。<sup>22</sup>他的全人神學解脫了聖俗之分的捆綁，從神的創造到救贖，對象都是全人。健全的神學教育必須以「全人教育」為目標，不可偏重任何一方面，使訓練出來的人有正確的信仰、美好的靈性、合用的知識與恩

<sup>21</sup>周永健：〈懷念榮譽院長滕近輝牧師對中神的貢獻〉，《中神院訊》第343期（2014），頁1。

<sup>22</sup>滕近輝：〈全人的神學教育〉，《院長的話》，頁17。

賜。滕牧師指引華人神學教育跳出狹窄的「屬靈」規範，他甚至認為性格訓練和情緒調節，都是神學教育的一部分。他的「全人神學教育」理念止息了學術與靈性誰先誰後、孰輕孰重的爭論。他說：「好的靈性加上好的學識必蒙主更大使用。」<sup>23</sup>

### （三）恩典與恩賜結合

除了知識與靈性並重，滕牧師還提出恩典與恩賜的結合，事奉主的人必須在恩典和恩賜上接受訓練。<sup>24</sup> 滕牧師這個觀念是指向生命與事奉的結合，兩者同樣重要，不可缺一。恩典是神在人生命中的工作，是屬靈的內在美，不限於狹義的「靈性」，而是全人的品格，建立人與神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美好關係。他說：「有不少頗有恩賜的傳道人，因為缺少『恩典』，以致與人相處困難多端；或心胸狹窄，或多疑多評，或性格暴躁，或斤斤計較，或自我中心，或追求虛榮，或領袖慾強，或難以恕人，或不容異己等等。結果，他們的大好恩賜難以發揮功用，甚至被抵消淨盡。何等可惜！」<sup>25</sup> 滕牧師不是批評這些傳道人，而是在歎息，一針見血，指出傳道人的致命傷。他強調神的工人品格非常重要，有了聖潔的生命，才能作貴重的器皿。「神學院無論如何不可忽略這方面的訓練，使學生在學習時代就能自潔。」<sup>26</sup> 他亦強調傳道人的禱告生活，必須在當神學生時就追求和實踐。他說：「如果神學院出來的學生，沒有學會禱告的功課，這在他工作上和靈性上是很大的缺欠。他在工作中就不會用聖靈的能力。自己會禱告，才能帶領別人禱告。」<sup>27</sup> 神學教育是在恩典上的訓練。

另一方面，傳道人需要恩賜，這與事奉有關。恩賜是神給人的工具性的能力，在於作用和功效。滕牧師亦感歎：「另有些傳道人，領受了不少恩典，但是在恩賜的學習與發揮上，缺少積極的追求，以致成就與貢獻不大，也很可惜。」<sup>28</sup> 他列出多方面恩賜的要素，包括：在聖經上扎根，熟練仁義的道理；認識所處時代的特性和需要；有使命感，肯付代價，不怕

<sup>23</sup> 滕近輝：〈在特權下戰兢〉，《院長的話》，頁19。

<sup>24</sup> 滕近輝：〈神學教育的基礎：恩典與恩賜的綜合訓練〉，《一份禮物》，頁21。

<sup>25</sup> 滕近輝：〈神學教育的基礎〉，頁21。

<sup>26</sup> 滕近輝：〈從教牧書信看「時代工人」的資格〉，《院長的話》，頁41。

<sup>27</sup> 滕近輝：〈從教牧書信看「時代工人」的資格〉，頁42。

<sup>28</sup> 滕近輝：〈神學教育的基礎〉，頁21。

受苦，並對所傳的信息有絕對的信念；有傳福音的迫切感，不要因讀書愈久而令傳福音的負擔愈減少；追求恩賜，在神學院期間發現、栽培、發展恩賜，極其重要。<sup>29</sup> 因此，神學院該造就出熟悉聖經的工人，有傳福音負擔的工人，使學生在神學院的學習時間中保持傳福音的熱誠，並要訓練和發展學生的恩賜。恩典和恩賜不是定型的，可以提高和增長，這需要神學院提供適切的訓練，亦需要神學生積極地追求。

滕牧師在這幾方面，勾劃了神學教育該具備的素質。

## 六 神學教育的合作事工

### （一）教會之間的合作

華人教會罕見像滕近輝牧師這樣心胸廣闊，態度開明的領袖。他的事奉不限於一個堂會，一個宗派，也不限於一個地區，而是跨越宗派普世性的。他曾擔任宣道會香港區聯會主席、洛桑宣教會議主席團成員、亞洲差傳聯會主席、世界華人福音會議董事會主席、宣道會國際團契主席、美國華人宣道會聯會主席。他被推舉擔任這些職位，因為他能聯繫組織內的單位和成員，接納並尊重不同的傳統，促進彼此的合作。

滕牧師的開明豁達是基於聖經的教導。他引用主耶穌的一句話：「不敵擋你們的，就是幫助你們的。」（路九50）在聖經信仰的大圈子裏，滕牧師辨別了四個營壘、陣線，他稱為派別，分別是基要派、福音派、新福音派、靈恩派。教會的危機是各自劃清界線，不相往來，猜疑對方，造成分化對立的局面。整個聖經信仰已面臨挑戰和威脅，滕牧師深感如果內部不能夠團結，不能夠合一，不能夠合作，我們的力量就更單薄容易被逐個擊破。作為教會領袖，這樣的觀點很可能被指是誤導及妥協，但滕牧師的眼光和關注使人欽佩。他是一股凝聚的力量，團結了福音信仰的教會和機構，他更呼籲：「在福音派和基要派之間要尋求新的彼此了解、彼此合作、彼此合一，這是目前很重要的一件事。」<sup>30</sup> 八十年代靈恩派影響福音派教會至深，滕牧師持守同樣的態度。他認為福音派和靈恩派要謀求合

<sup>29</sup> 滕近輝：〈從教牧書信看「時代工人」的資格〉，頁40～42。

<sup>30</sup> 滕近輝：〈華人教會的危機（續）〉，《一份禮物》，頁91～92。

作。福音派要根據聖經，積極的宣揚聖靈充滿的道理，不必避諱，讓信徒對聖靈工作有正確的認識。「另一方面，我們要保持和靈恩派領袖和弟兄姊妹的交往、團契、合作，避免走向極端。」<sup>31</sup>他欣賞靈恩派中間熱情的、追求的、積極的氣氛，他指出今天福音派的教會需要這樣的動力，從靈恩派得到幫助，感受屬靈的激勵（spiritual stimulation）。

## （二）神學院之間的合作

滕牧師的合作精神亦表現在神學教育的事工上。1972年1月，他參與在香港召開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這是香港、台灣及東南亞華人神學院首次聚首一堂，連同各地華人教會領袖，共同商討神學教育的議題，尋求合作的途徑，結果成立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跟進有關事宜。滕牧師發揮了促進交流合作的領袖風範。

在他於中國神學研究院任職院長期間（1975-1989年），他領導學院開辦合作的課程。1981年與突破機構的輔導中心合辦兩年制的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主修輔導。1982年開辦「基層福音工作者神學訓練」文憑課程，這是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愛華村堂、工業福音團契、互愛團契、播道會新蒲崗福音堂合作的成果。<sup>32</sup>中國神學研究院開設這些新的課程，是回應當時教會事工的需要，在缺乏經驗，資源不足的情況之下，尋求與專長及有負擔該項事工的機構合作。滕牧師的認同成了不可缺少的支持。

合作不限於本地，亦越洋到海外。七十年代末，中神曾與菲律賓聖經神學院探討合作的可能性，並建議交換師資。七十年代，美國的華人教會顯著的增長，對傳道人需求甚渴。1982年加州的富勒神學院（下簡稱「富勒」）屬下的世界宣教學院，計劃開辦華人事工課程，為美國的華人教會訓練雙重文化（bicultural）的牧者。他們尋找在亞洲華人地區的神學院作伙伴，結果選定中神為合作對象，前來香港與中神商討合作的可能性。在整個過程中，滕牧師擔當重要的角色，帶領中神的隊伍與富勒的代表團，進行了兩天的會議。他了解美國華人教會的情況，認定是神給中神服侍美國華人教會的機會。會議達成共識，中神與福樂在世界宣教學院合辦華人事工課程，由中神差派一位教師擔任課程主任。雖然富勒神學院未

<sup>31</sup>滕近輝：〈華人教會的危機（續）〉，頁93。

<sup>32</sup>張修齊：〈一個嶄新的事奉模式：「基福」〉，《事奉的人生》，頁386。

能承諾派教授到中神授課，滕牧師亦能體諒他們的限制，欣然接受未能交換教授的不利條件，顯出他的寬宏大方。當時中神的年輕教師感到有點不甘，但從滕牧師的身上，明白合作不一定是得益，而是需要付出，重要的是體貼神的心意，使聖工得以展開。

中神於1989年與加拿大安大略神學院（現稱天道神學院），在多倫多合辦華人事工課程。這是繼與美國富勒神學院合作之後，中國神學研究院在北美合辦的另一課程，回應加拿大華人教會的需要。雖然滕牧師當時身在美國，沒有帶領學院直接參與商討，但他所顯示的合作風範，為中神奠下了合作的根基，與安大略神學院的合作，得他大力的鼓勵和支持。

## 七 結語：滕近輝牧師對神學教育的貢獻

回顧過去四十年，華人神學教育穩步發展，質與量俱增，深受滕近輝牧師的神學教育理念影響，而他對的神學教育的推動、參與和領導，更是功不可沒。

滕牧師於1975至1989年擔任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首任院長。筆者曾撰文介紹滕牧師對中神的貢獻，列出七方面：（1）他雖然不是全職院長，但他的貢獻不在乎作了多少，而是他作了甚麼，就是作了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2）他認同中神異象，建立一所忠於聖經信仰、超宗派、訓練大學畢業生、本色化、具研究院水平的神學院；（3）他為中神取得華人教會的信任及支持；（4）他蔭庇保護中神，澄清及解釋外界的誤會；<sup>33</sup>（5）他參與籌備創校，勞心費力；（6）他領導學院的運作及發展，參與教學，親力親為；（7）他展示領袖風範，泱泱大度。<sup>34</sup>

滕牧師對華人神學教育的可見及具體的貢獻，何止限於一所神學院，他的貢獻同樣見諸他所領導和參與事奉的神學院校。推而廣之，滕牧師的遠見、智慧、屬靈的感染，在全球的華人神學教育事工中，產生並留下不可磨滅的影響，為此我們向神呈獻至虔至深的感謝。

<sup>33</sup>滕近輝：〈解釋一些對本院的誤會〉，《院長的話》，頁36～37。

<sup>34</sup>周永健：〈懷念榮譽院長滕近輝牧師對中神的貢獻〉，頁1～2。

## 撮 要

滕近輝牧師是華人教會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在西方接受高等神學教育的極少數人中的一位。他的神學訓練擴闊了他的視野和胸襟，塑造了他事奉的觀念，使他日後對神學教育的運作和發展，既能吸取西方優良的傳統，亦能針對華人教會的處境。本文從滕牧師的言談，以及他曾發表的文章和寫作這些資料中，搜索有關他論及神學教育的片斷，整理他對神學教育的理念，作為他留下給華人教會一份寶貴的產業。

本文大綱如下：一、引言：滕近輝牧師與神學教育；二、神學教育的目標與使命；三、神學教育與教會的關係；四、神學教育的發展方向；五、神學教育的素質；六、神學教育的合作事工；七、結語：滕近輝牧師對神學教育的貢獻。

## ABSTRACT

This essay is an attempt to reconstruct Dr. Philip Teng's ideas and concepts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unwritten records of his talks and conversations, and more importantly, his published writings on related and relevant topics. It is hoped that it will serve as another of his legacy to the Chinese Church.

The essay has seven headings: 1. Dr. Teng and Theological Education; 2. The Objectives and Mission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3. 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the Church; 4.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ion; 5. Qualities of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ion; 6. Cooperation in Theological Education; 7. Dr. Teng's Contribution to Theological Education.